



扫描
二维码关注
“碧桂园”
微信公众号

新华每日电讯

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孙侠

石阡扶贫干部为啥他特知名

记者 石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建刚



▲刘建刚正在显微镜下做手术。
(石阡县人民医院供图)

刘建刚曾跟我讲，他最怕看到贫困户的那种渴求医疗的眼神，最怕看到衣衫破旧的老百姓来了医院却看不起病。有次刘建刚正在坐门诊，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来看病，小孩因摔伤，呕吐，恶心不止。他初步检查后，便开单子给老奶奶，建议给小孩做个头部CT。

但等刘建刚看完十几个病人之后，那个老奶奶一直在门口徘徊，并没有去做CT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老奶奶没钱。刘建刚立即从自己口袋里掏了500元钱交给老奶奶去交费。这一幕刚好被来看病的另一个病人拍照记录了下来。

除了在医院坐诊和做手术之外，率队下乡义诊也是刘建刚的一项重要扶贫工作。

19岁的女生小廖罹患癫痫多年，三四天便发作一次，四处求医看病，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很好的疗效。

刘建刚义诊时给她开了两种药，但这两种药本地医院都没有，他立即请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同事寄来两个疗程的药给小廖。“服了两个疗程后，小廖发作的频率降低到了一个月一次，后来又给寄了2个疗程的药。”刘建刚说：“有一天，小廖的父亲找到医院要把4个疗程的药费给我，说孩子康复得很好，出去打工赚到钱了。”

除了义诊，刘建刚还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——成立了贵州省县级医院首个卒中中心。脑卒中存在高发病率、高死亡率、高致残率、高复发率的“四高”现象。下乡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免费筛查是卒中中心很重要的一块工作。

截至2018年底，刘建刚的团队在石阡筛查了1154名群众，发现高危人群占比29%，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沿海地区。“如果把关口前移，针对脑卒中高危因素早期进行目标干预，预防卒中发生，那么就能够有效遏制脑卒中导致的后遗症，大大减少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。”刘建刚说。

为了提高农村群众对脑卒中的认知度，刘建刚自掏腰包一万多元，做了几千份诸如围裙、水杯、扇子、手提袋之类的小礼品，并在上面印上预防脑卒中的知识。每逢乡镇赶集的时候，刘建刚便带领医生们上街，一面进行脑卒中筛查，一面把小礼品免费赠送给群众。

刘建刚还做了一个时长120秒的脑卒中知识公益宣传视频，并在全县的电梯广告、公交车广告屏上滚动播放。“有个县领导来看病，我跟他建议能否把这个视频放到全县的公交车上播放，这个领导欣然同意，马上帮忙联系，几个电话就把事情办妥了。”刘建刚说。

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从刘建刚这位河北大汉所做的点点滴滴里，我看出了侠气、看出了情怀。这位出生于农村，成长于穷困家庭，奋斗在江南城市的汉子，并没有丢掉农民的淳朴本色，懂得农村老百姓就是需要他这份单纯与平淡。

师道流布

在石阡挂职扶贫，更在石阡治病救人、培养人才，刘建刚早已将这些融为一体。

石阡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刘忠杰是刘建刚重点培养的弟子。谈起自己最大的收获，刘忠杰说：“刘(建刚)老师站在手术台上一边给病人做手术，一边讲解每一个手术细节如何处理，细致到手术工具如何摆放，如何保护好神经和血管。”

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刘忠杰渐渐学会并掌握了高难度的动脉瘤夹闭术、显微镜下经侧裂入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等多项复杂手术，并可以独自主刀。

与很多基层医院相似，石阡县人民医院的科研实力十分薄弱。神经外科主任王克仁说，全院绝大部分医生都不太懂如何做科研，也没有这方面的考核，几乎没人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过科研论文。

于是刘建刚向医院党委提出创建市级重点专科的建议。“创建市级重点专科，科研项目和论文是硬指标，通过这个抓手调动各个科室搞科研的积极性。”刘建刚说。

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院，被“逼”着搞科研谈何容易。有积极响应者，也有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者，甚至还有反对者。在刘建刚的鼓励引导下，一批积极响应者率先与刘忠杰一起搞成了首个科研成果——发表了一篇国外权威医学SCI期刊论文。这在整个贵州医学界都罕见的医学成果像一颗炸弹，炸“醒”了医务工作者的科研热情。

2018年，石阡县人民医院申请7个市级重点项目，最终3个顺利获批市级重点专科，4个顺利成为市级重点建设专科，实现了石阡县人民医院市级重点专科数量“零的突破”。

院长史超感慨地说，“目前，整个医院已经写成的科研论文有十几篇，分别处在投稿、审稿或修改过程中，有的科室已经独立发表了核心期刊的科研论文，全院的科研热情持续高涨，科研风气已经开始形成。”

侠骨柔情

如果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，在举目无亲、远离家乡的石阡挂职扶贫的日子真的会很漫长，对自己的身体、家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

对刘建刚而言，对贫困病人的“不可遏制的同情心”大概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内涵之一。“来扶贫，媳妇很支持，但刚上小学的儿子很反对，我离开家时他都不理我。我只好不断跟儿子解释说，那里的病人需要我。”他说。

一地三种，牛书记引领村民脱贫

“坚果成林、油茶开花、咖啡结果……”一段铃声之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了牛花才的声音：“你们休息下，我马上到。”很快，门口就响起摩托车的声音，下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傈僳族汉子，正是牛花才——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踏清河村党总支书记。

如今，邻村有样学样也搞“一地三种”，牛花才经常跑去帮忙。

踏清河是一个“移民村”，聚居着汉、彝等多个民族，其中，1997年从怒江州迁移过来的傈僳族群众占80%。近年来，在政府扶持下，这个典型贫困村通过发展咖啡、茶叶、坚果立体套种，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子。

(一)

走在“产业地”里，放眼望去，高的是坚果树，矮的是咖啡树，旁边还有茶树。三种作物互不影响，又能起到以短养长、长短结合的作用，发挥土地最大效益。

“茶叶不用怎么打理，咖啡长在坚果树底下。”牛花才算了一笔账：一亩地里种三样东西，相当于有了三亩地的收入。

这对人均土地面积不足一亩的踏清河村尤其受益。“受干旱影响，茶叶今年损失严重，要是单一种植，村民就亏了。”他说，套种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。

眼下，正是坚果丰产的季节。全村目前采摘了200多吨坚果，比去年增加一倍。“今年鲜果价格能到每公斤14元。”牛花才说，路子走对了，想不挣钱都难。

对于踏清河村来说，探索产业发展这条路十分不易。

1997年，移民搬迁工作开始。包括牛花才在内的很多傈僳族群众告别老家，来到如今的踏清河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峡谷。因为人多地少，当地政府决定因地制宜，引进企业带动村民种植咖啡。

“听说这个东西吃不得。”“我们种它有什么用？”……村里炸了锅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村民的抵触。

虽说没见过咖啡，但牛花才清楚，这是可以挣钱的“果果”。“我们搬出来是为了啥？是求发展！”经过牛花才耐心做工作，村民有了种植咖啡的热情：挖沟沟、栽苗、施肥……

没想到，咖啡种下去不到一年就遇到了霜冻灾害。牛花才只得又挨家挨户做工作，还把政府补贴的大米送到村民手上。扶管费也由公司直接补贴给村民，直到咖啡投产。

2002年，咖啡陆续挂果。村民有了第一笔收入。牛花才家的12亩咖啡地当年就有1万元进账。“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他说，咖啡果成了“金果果”。

(二)

咖啡树挂果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。村民们每天忙着采摘，还要背上自家咖啡豆，往8里外的公司赶。“烂泥路上车子根本开不进来。”牛花才回忆。

“无路就不富”。他开始动员村民修路。2006年，村里有了一条直通咖啡园的砂石路。几年后，在项目支持下，每人各出1200元，修了4.6公里的水泥路。“这个钱来年就能靠咖啡收回来了。”牛花才说，老百姓认这个理。

发展套种是在2007年。眼看着咖啡价格走低，牛花才带头在咖啡地里种上了茶叶。3年后，他打听到有一种叫“澳洲坚果”的经济作物。

“套种一下试试。”当年，他带着村干部去西双版纳考察。回村后发现宣传不奏效，牛花才又领着村民观摩坚果种植。

“这东西有搞头！”说干就干，咖啡地里又套种上了27000棵坚果树。“我带头买了50棵。”他说。

5年后，牛花才家的坚果树投产，仅此项收入就有3000多元。村民也尝到了甜头。

截至目前，全村已完成坚果套种15371亩(已投产8500亩)，2018年出售坚果105吨，销售额106余万元，每亩复合效益明显，实现了土地综合利用、农民增收“双赢”。

(三)

有邻村人问：你们踏清河人怎么闲不下来？究竟为何？牛花才心里很清楚。搬来之前，很多人生活在大峡谷中。“往上看是天，往下看是江。”他说，地里年年种苞谷，生活天天一个样。

“无论如何我都要摆脱苞谷稀饭！”甩下这句话后，他就带上老婆孩子出来闯。

如今，20多年过去，作为致富带头人的人牛花才已换了四次房，家里有了小汽车。茶叶、坚果、咖啡……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50元增至现在的近8000元。

除了日常村务工作，52岁的牛花才还爱琢磨品种改良。打听到好的品种后，他就掏钱买来试种，成效好了再让村民种植。7月，牛花才在村委会周边试种了44棵坚果树，这是他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目前，这片坚果树长势喜人。

“不甘于现状，人才有奔头。”他说，年底全村要脱贫出列。

(记者严勇)新华社昆明10月14日电

连干三届，刘书记干成村民“闺女”

夜幕降临，在安徽利辛县汝集镇朱集村，忙了一天的村干部们相继回家。锁好村部的大门，刘双燕回到村部楼上的房间，打开台灯写起了扶贫日记。

“贫困地区发展产业面临很多困境，种养殖业经不起市场和自然灾害等风险……”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

刘双燕已经习惯了这样忙碌的生活，她告诉记者，今年是她任“第一书记”的第8个年头。

2012年起，刘双燕作为安徽省第五批选派干部，从利辛县税务局选派担任利辛县刘集乡朱集村第一书记。2014年，她调任朱集村“第一书记”，去年任期结束，她主动申请留在朱集村，成了连任三届的“第一书记”。

回忆起刚到陆小营村的时候，刘双燕说，当时村子交通闭塞、产业落后，而且是个外人避之不及的“艾滋病村”。“宿舍四面漏风，驻村第一天，我就傻了眼。”

作为“第一书记”，刘双燕努力学习艾滋病的相关知识，带领村民发展产业，还从上级争取到50万元项目资金，修通了一条村里人期盼已久的水泥主路。2014年10月，刘双燕结束了驻村帮扶工作，响应组织号召，作为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去朱集村驻村扶贫。“在陆小营村待了3年，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一直在内心呼唤着我留在农村。”刘双燕说。

记者近日到朱集村采访，跟随刘双燕走村入户。“闺女来了啊”“天热快到屋里坐”……74岁的村民周学正大老远看到刘双燕来了，连忙招呼她进屋。

“3年前村里发了2只种羊，刘书记说不要卖了，也不要吃掉，要生羊生，发‘羊财’，没想到靠这个还真脱了贫。”周学正指着羊圈里的羊说。

周学正年龄大、劳动能力弱，刘双燕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天天做他的工作，鼓励他养羊。去年，周学正卖了5只羊，收入6000多元。“刘书记经常来我家，不是讲一讲扶贫政策，就是送肥皂、毛巾、衣服，她就跟我的闺女一样啊。”

朱集村有5650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0户772人。任驻村“第一书记”以来，刘双燕跑遍了村里的贫困户。

记者走访中发现，年纪大的村民都把刘双燕称为“闺女”，年龄相仿的则称她为“姐妹”。“与大家朝夕相处，多办点实事，慢慢就亲近了。”刘双燕说，干部的点滴付出，老百姓看在眼里，在心上。

走进村里的周文峰肉鸭养殖场，养鸭大户周文峰向记者讲起了刘双燕鼓励他养鸭的故事。

“刚开始没想着能养鸭，我们两口子有残疾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根本没有钱投入，而且养殖风险大，万一亏了可咋办？”45岁的周文峰说，“刘书记到我家来了很多趟，鼓励我说缺钱有扶贫小额贷款，缺技术有专人指导，缺销路有企业可以合作，逐渐打消了我的顾虑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决定闯一闯。”

经刘双燕联系介绍，2016年，周文峰与一家农业企业合作，成为订单养殖的实践者。他凭借5万元小额贷款，加上筹集的3万元，投资建了一个大棚，养了5000只鸭子。后来扩大养殖规模，每年

养鸭的收入有7万多元，成功摘掉“贫困帽”。

因学致贫的，给予教育扶贫；生病不能干重体力活的，介绍公益性岗位……针对贫困户的情况，刘双燕逐一“对症施治”。

朱集村2016年顺利脱贫出列。2018年2月，任期已满的刘双燕主动留任安徽省第七批选派干部，留在了朱集村。她说，看到同期驻村的干部们一个个都回城了，也有过“纠结”，但是“想到村里的路灯还没点亮，村集体经济规模还不大，还有20多户没脱贫，我还要再干一届。”

目前，朱集村建成200多亩特色养殖基地；全村种植经济林木379亩，惠及贫困户190户378人；除35户户外光伏电站外，还建成187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。“去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70万元。”刘双燕说，贫困发生率已由2014年的13%下降至现在的0.9%。

今年村子预计脱贫19户39人，刘双燕还谋划继续做好出列摘帽后的帮扶工作，其中包括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上再用功，提升带贫减贫能力和成效。

驻村期间，刘双燕先后经历了母亲、丈夫的离世，自己也因劳累过度患上了髌骨软化症，但她依然选择坚守在扶贫一线。今年9月，刘双燕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。

“我们是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扛旗冲锋的战士，眼看着就要拔下最后一个堡垒，我们不能退，也不可以退。”刘双燕说。

(记者姜刚、吴慧珺、杨丁森)

新华社合肥10月13日电



▲在黔桂乌英苗寨，群众在帮助贫困户吴仕足修建新木楼(9月3日无人机拍摄)。

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苗山深处，共有140户600多人，其中100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，40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。这里地处偏远，土地资源匮乏，自然环境恶劣，是一个典型的极度贫困苗寨，目前寨子里还有55户贫困户。今年以来，乌英苗寨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冲刺阶段，黔桂两地党委政府继续加大对乌英苗寨的扶持力度，驻柳空军部队、结对帮扶单位、社会各界也从多方面给乌英苗寨奉献爱心。10月12日，融水县9个部门相关负责人聚集乌英苗寨，就推动落实脱贫攻坚各个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，进行研讨部署。目前，融水苗族自治县针对乌英苗寨独特的跨省区民族文化，决定以“旅游+农业产业”的模式，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，推动乌英苗寨发展，带动群众脱贫致富。

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

『跨省苗寨』脱贫新事